

80後霓虹燈師傅劉浩輝，在今年大熱電影《飯戲攻心》中打造了一個名為「有福叉燒」的霓虹燈牌，令觀眾在電影中再次尋覓了霓虹燈魅力。但在電影之外，霓虹燈的處境並不樂觀，伴隨愈來愈多的拆卸，不少霓虹燈牌只能留在眾人的回憶之中。劉浩輝卻選擇逆勢而行，以新科技手段重新詮釋傳統霓虹燈招牌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（文、圖）



▲香港80後霓虹燈師傅劉浩輝。

## 學者：開辦手工藝市集

現今社會，莫說流水線上製作出的商品，就連AI都開始作畫，傳統手工藝該何去何從？

團結香港基金學術顧問鄭培凱，曾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工作了6年，談及手工藝保育，他認為幾乎所有手工藝都因時代發展，而受到衝擊和挑戰，面臨即將消失或式微的處境，「這雖然體現出時代發展無情的一面，但人手製作技藝，充滿人類的情感和溫度。」

如今，不少傳統手工藝師在傳承之餘，看不到更多發展空間。鄭培凱認為，人們應該適當轉變思路，「既然無法以此為生，可否當做興趣培養？我曾建議政府於周末在公園開設手工藝市集。人們可以零距離接觸了解手工藝，從事手工藝者一方面為公眾呈現手作樂趣，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的技藝。」

在公共空間舉辦手工藝市集，雖非實際意義上的經濟資助，但也是對手工藝人的鼓勵。「部分手工藝，雖然在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行列，但因為跟不上時代發展，現在出現傳承困境，也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至於AI會否取代人類的傳統手工藝，他並不感到悲觀，「或許AI可以大批量地製造生產某一種藝術品，但它沒有情感，只是一種機器的表達方式。而人手製造技藝，不僅充滿人類智慧，更能引起人們的普遍共鳴。」



▲香港紮作師許嘉雄在非遺市集展示手藝。資料圖片



▲劉浩輝以創新注入傳統霓虹燈技藝。受訪者供圖

▲劉浩輝以霓虹燈管製作生活用品。受訪者供圖

# 融入新科技 讓霓虹繼續發光

霓虹燈招牌於上世紀20年代傳入香港，其後50年代發展蓬勃，90年代出現的LED逐漸取代了霓虹燈招牌，再加上政府於2010年實行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」，不少霓虹燈招牌都難逃清拆命運。今年8月拆除「冠南華」霓虹燈招牌時，不少市民紛紛前去打卡留念，表達對霓虹燈招牌的不捨之情。

「小時候，不覺得街上的霓虹燈招牌有什麼特別，待它現在真的消失，才開始珍惜。為了留住這份社區記憶，我一直在努力，找到傳統霓虹燈能更好地留在這座城市，繼續發光發亮的新方式。」劉浩輝道。

劉浩輝是多媒體專業出身，霓虹燈陪伴其成長。當現在愈來愈多的商舖選擇LED招牌時，他愈發感到傳統霓虹燈招牌的可貴：「街頭上的霓虹燈招牌，不僅是城市的一道風景線，更是一個社區的記憶。在我看來，它的燈光更為柔和，能給人溫暖。」

## 逆流而上 開辦工作室

伴隨霓虹燈招牌的日漸消失，遑論年輕人，就連這一行業的老師傅都喪失了信心。劉浩輝反而逆流而上，為了以實際行動留住香港的霓虹燈記憶，他於2019年去台灣「取經」，參加當地霓虹燈師傅黃順樂的學習班，學成之後，他在次年六月於香港開辦「九龍霓虹」工作室，積極尋求留住霓虹燈招牌的方法。



▲電影《飯戲攻心》之「有福叉燒」霓虹燈招牌，出自劉浩輝之手。受訪者供圖



▲劉浩輝以元宇宙搭建霓虹燈世界，疫情下與ReadyVR合作創作作品《霓虹狂想》（部分）。受訪者供圖

當商舖不再需要以霓虹燈招牌作為宣傳時，霓虹燈技藝是否有其他的存在空間？開辦工作室後，劉浩輝嘗試發掘霓虹燈之新功能。「既然霓虹燈招牌無法出現在街頭，可否走進室內？」為此，劉浩輝特意創作霓虹燈管做成的掛耳機座、擰衣架、裝飾畫……且在採訪過程中，劉浩輝一解記者迷思，「這些由霓虹燈管構成的物件，其溫度也不會高，是人體完全可以接受到的程度。」

## 用霓虹造《無限燈籠》

霓虹閃耀的背後，是高昂的製作成本。從兩年前開設工作室至今，他已花費數10萬元。這樣的付出和花費在無風無浪的年代已經不易，更何況應對疫情下的挑戰，「霓虹燈招牌是為了活動或是店舖的宣傳，但疫情下，大小活動都要取消或延遲，訂購者少、門可

羅雀的情況，也時有發生。」

今年上半年，第五波疫情殺到香港，他見到市面上有不少吉舖，「二三月份完全沒有收入。」疫情下，無工開，他就多創作作品。其間，他所在「九龍霓虹」與ReadyVR合作創作作品《霓虹狂想》，以元宇宙概念、VR技術，建構霓虹燈世界，觀眾可與場景互動，雖是在虛擬裝置空間中徜徉，也可以沉浸式感受霓虹閃爍，「我想在繼承傳統霓虹燈技藝的基礎上，做多點、走得更遠。」

今年下半年，不少文化活動都相繼恢復，劉浩輝於公眾都可去到的商場展示霓虹燈製造技藝。中秋佳節之際，在黃大仙中心展出，他以全新霓虹燈管打造的《無限燈籠》，「黃大仙區老人家比較多，以此喚起他們有關霓虹燈的回憶。加上當時正逢中秋團圓佳節，就將霓虹燈管做成一圈圈循環往復的形狀，喻示生生不息。」

不做霓虹燈作品的時候，劉浩輝還開辦課程，傳授霓虹燈管的扭管技巧。「霓虹燈製作，從以雙頭火槍燒製燈管，到抽真空、填充氣體，再扭管，每一個步驟都不能出錯，否則燈管就不會亮，且使用壽命不會長。」他認為，霓虹燈製造技藝涉及物理學、化學、計算學、美學等方面知識，學習門檻並不低。只要學生能有興趣了解，能夠獨立完成其中一兩步，已是不小的突破。

## 期待創造新價值

一般而言，霓虹燈招牌體積都比較大，劉浩輝的霓虹燈作品也愈來愈多、愈做愈大型，急切需要換一個更大的工作室。「我正在進行一個大膽的計劃——以眾籌籌措資金，能夠讓我搬去一個可以容納更多霓虹燈招牌的空間。」倘若眾籌結果不理想，他也不會就此放棄，而是轉去做兼職，以退為進。

談及霓虹燈保育，劉浩輝看到霓虹燈招牌一盞一盞地熄滅，他希望能以令人喜聞樂見的新科技手段，留住日漸消失的霓虹燈招牌，「這是我前行的動力。霓虹燈手工藝見證城市文化發展，身為一名守護者，我想拓展其可持續發展之路。」他期待以新方式將霓虹燈招牌保留下來，因為不論是何種珍貴的手工藝，創造出價值，才能在一座城市生存下去。

## 霓虹街招去咗邊？

留住回憶

霓虹燈招牌被拆除之後，都去了何處？近年，不少香港霓虹招牌因狀況和尺寸引起安全顧慮，被政府要求清拆。M+博物館自2013年起收藏部分遭清拆的霓虹招牌，其中5塊已納入M+館藏。「森美餐廳」和「雞記麻雀耍樂」是最先進入M+館藏的兩個招牌。面向公眾作為長期展覽。

民間力量也有加入保護團隊。馮達煒和麥傑淮雖非霓虹燈手藝師，他們創辦的「街招」平台，也是想為被拆除的霓虹燈招牌，提供容身之處。但民間力量畢竟有限，欠缺足夠多的空間容納巨大的霓虹燈招牌。

雖然並非能盡如人意地收集每一塊霓虹燈招牌，但他們將收集起來的霓虹燈招牌、特別是那些已經漏氣的燈管等，重新修復，變為展品，並通過研究、展覽等形式，向公眾展示香港的霓虹燈招牌歷史。

馮達煒和麥傑淮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還指出，霓虹燈招牌的特殊性，可以激發新思路：「如今因為建築條例問題，霓虹燈招牌需要被拆除，但店家也可考慮收藏其部分零件，比如霓虹燈管或是一些字體，不僅可以留作紀念，也可以構思是否可以利用這些零件，做些新的藝術嘗試？」

「霓虹燈招牌被清拆，固然可惜。但我們現在應該思考的是，拆除之後當如何？可否成為一件展示的藝術品。不少霓虹燈招牌上使用的書法字體，都很有藝術美。我們理想的情況是，有心保育者，可以通過招牌表面，看到其背後的文化。」馮達煒和麥傑淮道。

不論是何種珍貴的手工藝，創造出價值，才能在一座城市生存下去。

80後霓虹燈師  
劉浩輝



▲「街招」平台收集拆卸的霓虹燈招牌。「街招」供圖

記者手記

霓虹燈招牌作為香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，如今難逃清拆命運，但在年輕的霓虹燈師傅劉浩輝的觀念中，霓虹燈招牌融入新科技，依然充滿生命力。縱然因為相關政策，不能再閃耀街頭，但他以創新思維，為傳統手工藝注入了新的發展可能。